



第一堂课(二)

援疆采访手记

◎谢志强

☆☆☆

胡小仙无数次想象：一群陌生的维、汉学生，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接纳她呢？

上课铃响起，这位金华援疆教师推开温宿县二中七年级(4)班的教室门，简直像看见晴朗夜空中的繁星一样，学生们的目光都注视着她，含着好奇和纯朴。

胡小仙走上讲台，微笑着。

学生们几乎是提起嗓子喊：老师好。

胡小仙像凝视着大漠辽阔的夜空，那闪烁的繁星降下来那样。目光、声音，一下子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接着，她说：同学们，介绍自己时可以这样说，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我的家在哪里。

一个维吾尔族学生自我介绍之后，犹豫着，还不愿坐下。

胡小仙说：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关系，接着说。

老师，我的家在吐木秀克，我家有很多羊，羊肉很鲜，你愿意到我家做客吗？

胡小仙第一次在第一堂课上，从一位学生身上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的淳朴善良、热情豪爽。

下课铃响了，第一堂课在温馨、亲切的气氛中结束了。不过，胡小仙开始自责：她努力去记每一个孩子的名字，竟然一个也没有记住。

能说出每一颗星星的名字吗？一年半载的相处，那个班，每个孩子的名字和脸庞，已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中，成了永久的记忆和牵挂。

她回到浙江，忍不住仰望有星星的夜空——新疆、浙江同一个蓝天，那个班的孩子，每一张笑脸、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名字，像繁星一样闪烁，既远且近。

☆☆☆

吴小东告别了温州的学生，在前往阿克苏的途中，她的心已飞向课堂——温州大学拜城实验中学。2014年3月5日正式上课。3月3日晚抵达学校，学校让温州来的18位援疆教师休整一天。那是星期一的傍晚，吴小东把包裹往宿舍一丢，简单梳洗过，施了淡妆。吃过晚饭，她找到了任课的班级。

晚自习尚未开始，教室里的学生不多。学生看见吴小东，好奇地笑着问：你是温州来的吧？

吴小东本想说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教师，可转念，还是说些说得好。于是，她也冲着学生友好地笑了，只说：嗯。

学生的目光跟着她。她环视教室，这就是她即将开始援疆支教生活的地方。

她看见墙壁上有一颗大大的红心，由42颗小小的红心构成。顿时，一种似曾熟悉的感动涌上心头。

离开温州那一天，她去跟学生告别。教室里，也有一颗大大的彩心，由44颗不同颜色的小小的心构成。那颗大大的彩心里，有四个字：从心开始。

仿佛温州、拜城两地的学生相互通过气或有过约定那样，给她一个惊喜。重新开始，从心开始。

在温州，因为不舍——那颗由44颗小小的心组成的一颗大大的心，是和学生曾有过共同美好记忆的见证，当时，她特意用手机拍了下来。

在拜城，她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拍下了42

颗小小的红心组成的一颗大大的红心。

没多说什么，也不用再说什么，但是，吴小东已视其为第一堂课了。

3月5日正式上第一堂课，她把温州、拜城两个教室、两颗心作为幻灯片的底版，展示给学生分享。

学生们的目光，惊奇、惊喜。

她结合校园的风景、气氛，深情地做了一次对未来的憧憬：维汉情锁连心桥，声声耳语透温情，万里援疆一心牵，怀揣温拜不了情。

第一堂课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从心开始，她和学生们的心里已紧紧地融合一起。

吴小东还记得另一堂课，教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写的一篇文章。她问学生：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叫什么名字？

学生不知道，反问她。

她说：不说。

随即，她让学生用手机在网上搜索，并让那个学生把搜索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莫言。

她对学生们笑，说：其实，老师已经告诉过你们答案了，“不说”即“莫言”。

42张纯真的脸，发出会心的笑，笑得那么响亮。笑得满课堂都是阳光。阳光灿烂。

吴小东感到，每一次上课，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

援疆教师叶放梅走进高一(1)班(温州创新班)的教室，时为2013年9月1日，也是在晚自习时。面对47张好奇而又陌生的青春脸庞，如何开始第一堂课？

叶放梅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他在温州市永嘉中学有着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的经验。他有一个习惯，面对新生，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地记住每一位学生的名字。

于是，他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把各自的姓名写在纸条上汇集上来。接着，他一边维持晚自习的纪律，一边记诵着学生的姓名。

47个名字，虽然才140多个汉字，但是，他要求自己当晚把47个陌生的姓名与47张可爱的脸庞以及相应的座位对应起来，合三为一。

我很羡慕陪同采访的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人才管理与开发组的张华良组长，他所到之处，脱口就能叫出对方的姓名，仿佛他就是朝夕相处的一员。可是，我使劲记，往往记不住，常常很尴尬，包括昔日同学的名字。他们失望地说：你怎么把我忘掉了。彼此之间立刻会出现距离感。

年届中年的叶放梅当晚就做到了，费了两节晚自习的时间。第二天上课，他已能够自然、亲切地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一位教师，把学生放在心里，首先是姓名。因为有一颗爱学生们的心，他记忆的潜能随之增量。

叶放梅就是在这样融合的气氛中开始了她新学期的教学。第一天起，他还起了一个头——又是一个习惯：带领47位学生晨跑。操场上，跑三圈，1200米。然后做动作：男生做20个俯卧撑，女生做35个起蹲。

新疆时间早晨8：20，黎明之前，借着朦胧的路灯，“温州创新班”的47位学生，齐刷刷地晨跑，边跑边背——背诵英语单词或成语，替代口令。然后，迎来第一缕曙光。

天寒地冻，其他年级已停止晨练，叶放梅仍和47位学生坚持晨跑。直到他两年援疆支教期结束，每一天都不间断地晨跑。

他说：班主任要陪伴学生一起成长，强教先健体，百练跑为先，习惯成自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锻炼习惯，一定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这样，“温州创新班”形成了良好的班级风气——学风、作风、习惯。

宁波话之瓜菜

宁波话趣谈

◎赵淑萍

饭瓜

宁波话里的“饭瓜”就是南瓜。这好理解，困难时候，南瓜、番薯都可当饭吃嘛。

但是，用南瓜来损人，就充分显示出了宁波人的幽默、生动和辛辣。比如“死藤饭瓜”。试想，藤都已经死了，那瓜不是僵掉了，就是一片灰暗。一个人如果态度暧昧、不明朗，就被说成“死藤饭瓜”。

印象中，南瓜藤很长，很绕，儿时，一不小心就要踩上。所以，用“绕藤饭瓜”比喻那些特会纠缠的人，很贴切。

还有一个词叫“了藤饭瓜”。“了藤”，是藤蔓的最后阶段。“了”，有结束的意思，有诗“开到荼蘼花事了”。“了藤饭瓜”和“死藤饭瓜”是不是差不多意思呢？不是。“了藤饭瓜”是指最后一个。某户人家有好多个儿子，那么，那个末肚儿子，就被戏谑为“了藤饭瓜”。

南瓜种类很多，有扁圆形、长筒形，还有墩子形。一个女人，如果身材沦落到那种形状，那就不仅胖，而且是土了。所以，宁波女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叫她“南瓜媪姆”。

茄子

“茄子不开虚花，好汉不讲假话。”我至今迷惑，难道，茄子真不开虚花？南瓜、丝瓜、黄瓜、香瓜、西瓜都有“谎花”(雄花，只开花，不结果)，难道，茄子没有雄花吗？这个真没考证过。新鲜的茄子，光艳、水润，紫得发黑。如果时间久了，尤其是被太阳晒过了，就会干瘪，颜色黯淡。所以，“晒瘪茄”专来形容那些精神萎靡、无精打采的人。

茄子虽普通，但可以做很多花式，如肉末茄子，油焖茄子、炸茄子、鱼香茄子、糯米烤茄子……最夸张的，就是《红楼梦》里的“茄鲞”。以前，农村居家过日子，哪有这般讲究，常常是把茄子放在饭锅锅架上直接蒸。及至端出来，蒂部已经发软，浑身蓄满水分，如果不放盐，则淡而无味。老话里的“淡烤茄”，是形容一个人说话像温吞水，没有主见，同时，也含“无味”、“无趣”的意思吧。这样的茄子，往往得放上盐，或再拌些麻油。时间久了，熟茄子就成了糊状，叫“盐茄糊(又作‘咸茄糊)’”，有童谣：“苋菜管，盐茄糊，肚皮吃得胀鼓鼓。”

苋菜管

宁波人的“三臭”是臭冬瓜、臭苋菜管、臭菜心(臭芋茼蒿)。苋菜，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呈卵形或菱形。苋菜有绿色或紫红色。幼嫩时，人们吃其茎叶。后叶子渐渐变老，主茎越来越肥硕。这时，摘去叶子，把主茎洗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煮后放入冷水中，浸过夜。第二天，把苋菜茎取出晾干，再装到小缸里，放入盐进行腌渍。夏天桌上的臭苋菜管就是这样来的。

幼嫩时，苋菜的茎叶很细很小，于是，宁波人称那些胆小的人为“苋菜魂灵”。

咸齑

一位朋友说起儿时趣事，那时，一位老先生考她咸齑的“齑”怎么写。这个字确实难写，但宁波人嘴上却时时挂着：“蔬菜三分粮，咸齑当长羹”、“家有咸齑，不吃淡饭”、“三日不吃咸齑汤，脚骨有点酸汪汪”、“咸齑炒炒，冷饭咬咬”。

咸齑就是咸菜，是新鲜雪里蕻(雪菜)腌制的。而且，腌制很有讲究，要经过理菜、摊晒、装缸、叠菜、撒盐、踩踏、封缸七个步骤。踩踏永远是男人的事，据说女人踩了，这缸咸齑就要发臭。咸菜称为咸齑，就添了几分风雅。南宋诗人陆游曾写《咸齑十韵》。邱隘咸齑特有名，据说那里的风吹过，都有咸齑的味道。因为咸齑，鄞州有了中国雪菜之乡的美誉，当地还有咸菜博物馆。

“吃吃咸齑汤，涂涂珍珠霜”，是嘲讽那些要面子臭美的人的。时代变了，现在，鲜美的咸齑笋丝汤和各种咸齑配料的海鲜汤羹，成了甬帮菜之特色美味。

天萝

宁波老话里，丝瓜叫“天萝”。先前，农村里不太作兴吃丝瓜。种丝瓜，是用来搭棚、遮阳。那累累垂垂的丝瓜，任它长，长到极致。最后，剥掉那层干硬的皮，倒出籽，用作种子，剩下的就是“丝瓜筋”，也叫“丝瓜络”。“丝瓜络”可以做药，也可以做抹布，老话叫“天萝篦”。旧时，农村的灶间，都能看到“天萝篦”。

现在看不到“天萝篦”了，可是，用丝瓜络加工的鞋垫、拖鞋、清洁用品、护理用品，却因绿色环保而成为新宠。

总第6021期
配图 狄娜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